

“全媒体时代”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 现状与对策探讨

——以复旦大学为例

龚金平

(复旦大学 艺术教育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在“全媒体时代”,影像资源、研究资料极为丰富,教学方式也更为灵活,加上创作微电影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些都为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开设带来极大便利。但是,这也意味着教师的角色要完成一个转变:从知识的搬运者变成获取知识方法的教导者,以及培养优秀人才的引导者和扶持者。针对当前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现状,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教学目标,通过模块化的课程体系,推动大学公共影视课程之间的渗透与互动。此外,还要加快微电影创作课程的在线建设步伐,改革教学模式,探索更开放、更具创造性的考核方式,借助“全媒体”的优势扩大课程的网络推广与师生互动。

关键词:全媒体时代;大学公共影视课程;模块化课程体系;微电影创作课程;网络推广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0)03-0062-06

21世纪以来,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信息,借助更加多元的传播媒介,已经可以全方位、全时段地覆盖每一个人,“各种媒体针对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进行重组与融合,实现媒体对受众的全面覆盖及最佳传播效果,对大众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把这种被全媒体信息覆盖的时代称为全媒体时代。”^[1]

“全媒体环境的构建正是基于大众媒体工作者对传统媒介形式没落的主动应对,实现在多元化传播手段的环境下开展不同媒介间的信息交融、媒体发布通道的多样性,使得受众获得更及时的信息,更多角度、更多视觉满足的交流体验。”^[2]当代大学生正是在这种影像资料纷繁复杂、各种文字和图像信息扑面而来的“全媒体”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知识视野、思维方式都与在纸质文明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生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全媒体时代”不仅使知识生产、传播和存储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还直接影响着

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此,大学公共影视课程(指全校选修课,区别于艺术专业院校电影学专业的影视课程)也必须直面“全媒体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并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革。

1 “全媒体时代”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 机遇

1.1 数字影像资源、课程素材、研究资料应有尽有,课程内容更为丰富、扎实

“全媒体时代”不仅是一个数字时代,也是一个网络时代,这为海量的影像资源提供了一个交流、互动的渠道。教师可以从网络上找到绝大多数经典、冷门,甚至被某些国家和地区禁映的影像资源,而且可以通过网络传输、数字存储、电脑剪辑等方式将这些影像资源制作成课程所需的材料。这对于丰富课程内容,提升教学效果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

收稿日期:20191016

作者简介:龚金平(1977-),男,江西新余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类型电影、中外电影比较、公共影视教育研究。

同时,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以及各大图书馆购买的专业数字资源库,找到相关论题的海量资料,使课程内容具有高度凝练、切合时代前沿的特点,并激发学生在理解某些论题、某些影视作品时,寻求更加独立、开放的阐释空间。

1.2 教学方式的改革有了成熟的技术支撑

“全媒体时代”通过“移动网络”的普及极大地拓展了课堂的疆域,延伸了课堂的思维触角。教师除了可以在课堂上展示各种影像资源、他人的研究成果,还可以通过各种网络形式让学生进行课外自学、讨论,甚至对课堂的组织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例如,通过“翻转课堂”的形式,教师可以先录制好课程视频,将知识要点以简短精要的方式罗列出来,学生通过在线的方式先行学习这些内容,然后带着问题来到课堂,就知识点的理解、延伸、运用等问题向教师咨询或者开展生生讨论。这样,不仅使以前只能“满堂灌”的授课方式变得更为开放,而且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3 影像创作大大降低了门槛

在胶片时代,拍摄电影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件奢侈而专业的事情,而在“全媒体时代”,各种网络视频、微电影圆了普通人的“电影梦”,再加上拍摄设备的数字化、轻便化、低廉化,拍摄微电影变得更加日常化。“从影视的创作主体来看,电影创作主体专业化不再那么明显,已经成为全媒体时代下电影行业发展的不争事实。”^[1]这样,大学公共影视课程中不仅可以开设微电影编剧课程,也可以开设微电影创作课程,使学生有机会在艺术实践中完成艺术知识的综合运用,并在创作中激发自己更多的潜能,体现艺术的个性、创造性和灵性。

2 “全媒体时代”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挑战

虽然,“全媒体时代”为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开展提供了令人惊喜的便利,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这种便利背后的陷阱、迷失,以及始料未及的挑战。

一是教师的权威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教师再不能满足于作为知识的搬运者的角色。在“全媒体时代”,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学生对相关知识内容前沿动态的掌握可能

不逊色于教师。这时,教师也要顺应这种时代性的变化,完成角色的调整,不再满足于将前人已有的知识以一种机械的方式传授给学生,而应指导学生如何在网络时代甄别知识、整理知识、消化知识,并鼓励学生在密集的信息轰炸中保持思维的独立性、开放性。因为,“让受教育者了解不同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和差异性,了解不同学科的智慧境界和思考方式,从而达到对客观对象的更高境界的把握。以尊重和满足人的本质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的通识教育,正是大学维护教育本质和大学使命的一种努力。”^[3]也就是说,“影视艺术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创新教育观,更新知识点,刷新案例分析,更需要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创新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创新学习活动,从而实现教育创新的价值目标。”^[2]

二是学生在影视鉴赏时容易追求娱乐化的效果。“全媒体时代”所带来的信息革命以及知识传播方式变革虽然使知识的获取更为高效,但同时也造成了知识过度饱和泛滥、知识处理更加随意和粗糙等弊端。尤其随着移动网络的发展,现代人接受知识的方式和心态都有了重大变化,人们开始习惯于将知识拆解为碎片、段落,然后在一种零散、闲暇的状态中完成知识汲取,这必然造成知识接受缺乏系统化、体系化的后果。

同时,随着各种搞笑视频、网络段子的风靡,提高了学生的“幽默阈值”,他们渴望能时刻处在一种轻松、调侃、恶搞、诙谐的课堂氛围之中,这导致一些艰深、枯涩的理论知识在课堂上似乎不合时宜,因为它们没有“娱乐精神”,不符合“全媒体时代”碎片化、休闲化的时代氛围。

三是影像创作容易满足于对生活的表象化呈现、碎片化感知。“全媒体时代”里,学生创作微电影像是家常便饭,因为没有技术门槛,也没有资金门槛,这本来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和“试错”机会,但这种低成本、低风险的创作模式,也导致学生不会因后果严重、损失惨重而对创作心生敬畏。

而且,“传播生态下传播方式的多元化、碎片化是全媒体环境下点对点传播的结果,手机媒体、移动媒体、微博等小众媒介、个性化媒介的普及,使传播的多元化、碎片化特征更加突出。”^[4]这将导致学生的思维方式呈现出跳跃性、断裂性、表面性等特点,他们每天在网络上陶醉于各种奇闻异录、奇思妙想中不可自拔,而不愿以一种思想者的

姿态去思考生活、反思生活,导致一些微电影作品常常只有生活的表面还原,各种资料的简单拼凑,却缺乏一种深入细致、独特深刻的切入角度和有穿透力、有启示性的思想表达。

3 “全媒体时代”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现状分析

作为国内最早全面开展公共艺术教学的普通高校之一,复旦大学的公共艺术教学规模在逐年扩大,课程数量已从1987年的8门次发展到如今的每学年114门次左右,选课学生也从最初的每学年1000余名增至4000余名。

目前,复旦大学的公共影视课程每学年开设22门次左右,包括“影视剧艺术”“中外电影比较研究”“当代电影美学”“微电影编剧的方法与实践”“微影人的自我修养”“微电影与微时代”等,每学年选修人数约为800人。这些课程包括了上海市精品课程(“影视剧艺术”),也包括了研讨型课程、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建设课程、创新创业课程、国家在线精品开放课程(“微影人的自我修养”)等。应该说,课程的种类和形式比较多样,建设效果比较显著,在学生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并对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针对学生的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复旦大学的公共影视课程还存在一些不足,还未适应“全媒体时代”的变化,更未根据时代的新要求做出相应改革,导致当前的公共影视课程实施效果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3.1 学生对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实施形式和课程内容的丰富性、新颖性认可度较低,总体上评价不高

虽然“全媒体时代”为公共影视课程的开设提供了影像资源和研究资料等方面的技术支持,但由于教师和学生的重视程度不够,当前部分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内容仍然比较单薄、保守、僵化,教师为了简化备课过程,不愿意去消化更多的研究资料,而是借用他人的教材机械照搬,或者直接从网络上复制他人的课件。这种教学态度只是利用了“全媒体时代”的“复制”优势,而没有真正贯穿知识整理、消化、创新的思维过程,导致课程内容缺乏新意,缺乏个人性的观点,无法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2018年12月10日,笔者曾针对本人开设的

“影视剧艺术”及电影类公共选修课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问卷60份,有效回收57份,其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回答情况如下:

1)问及“你选修电影类选修课的原因(可多选)”时,选择a.“喜欢电影”者35人,选择b.“电影类选修课不需要门槛”者40人,选择c.“其他课选不上”者5人,选择d.“无所谓选什么课,只为学分”者7人。

2)问及“假如你经常来上课,其原因是什么(可多选)”时,选择a.“为课程内容吸引”者41人,选择b.“怕点名”者11人,选择c.“怕错过与考试有关的内容”者23人,选择d.“闲着也是闲着”者15人。

3)问及“选修电影类选修课之前,你所关心的是是什么(可多选)”时,选择a.“教师是否点名”者15人,选择b.“给分是否厚道”者38人,选择c.“考试是否难”者31人,选择d.“课程内容是否有趣,讲解是否生动”者26人,选择e.“放电影的次数是否多”者25人。

从这个简单的调查问卷来看,学生依从个人兴趣选课的比例并不高,甚至部分学生对于课程内容并不感兴趣,只是为了完成学分的要求(复旦大学规定必须完成2个艺术类的学分才能毕业),并在选修课程时过分关注考试难易程度、教师给分情况。

3.2 现有的大学公共影视课程中,教师容易满足于知识的传授与灌输,忽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对于大学公共影视课程来说,机械的知识传授是最简单的,因为有现成的影像资源可以播放,网络上有他人成熟的课件可以借鉴,或者组织一些内容空洞的讨论,都可以轻松地完成教学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如果疏于思考,缺乏起码的问题意识,就会满足于“灌输知识”,而不是“激发潜能”。

复旦大学的某一门影视选修课,曾经出现过两个极端:最初是以电影理论的知识点为体系来组织教学,课程内容包括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史、蒙太奇学派、场面调度派等。课程内容过分拘泥于知识点的讲授,这些知识点又大都照搬自他人的教材,未能体现教师的创新能力,遑论培养学生更为开放的思维视角和更具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后来,这门课在学生反映过于枯燥时,一度又走入另一个极端:每周放映一次电影,下一周围绕

这部影片展开讨论。按理说,这种授课方式也有可取之处,可以激发学生的讨论兴趣,甚至培养研究能力,但由于组织不力,教师的引导有限,导致课堂效率低下,对于影片的整体理解未能实现深度和广度的突破。

3.3 现有的很多公共影视课程知识零碎化、粗浅化,课程之间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无法满足不同层次的学习者的期望,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培养需求

当前,对于大部分高校来说,当务之急是完成公共影视课程的开课数量,满足学生的选课需求,从而顺利实施培养计划,教学部门对于课程的设计基本上没有什么思路,而是顺应各个教师的个人特长、兴趣开设各类课程,教师之间又缺乏相互听课、深入沟通的机制,往往会产生课程内容重复、课程知识点不成体系等弊端。

例如,复旦大学开设的“影视剧艺术”与“影片精读:方法与实践”,其实在课程架构、内容体系上比较接近,这样的课程安排既造成了资源浪费,还纵容了部分学生“投机取巧”,即可以选修两门课程,作业可以通用,甚至用一门课程中的内容到另一门课程中去讨巧。还有“微影人的自我修养”与“微电影编剧的方法与实践”,都涉及微电影编剧的内容,也是资源的一种浪费。而且,教师考虑到课程作为公共选修课的定位,对于课程体系、知识的完整性并没有太高的追求,只想着如何顺应学生的兴趣,容易使课程内容变得零碎而随意,不成体系。

3.4 考核方式要么机械,要么随意,未能体现针对学生的能力、素质与创新因素的检测

对于大学公共影视课程,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课程的考核是相当次要的,重要的是学生在教学过程所完成的技能掌握、影视素养的提升。极端情况下,部分教师为了减轻自己没有好好上课的道德压力,课程考核存在严重的简化、弱化现象,甚至只要求学生写一个课程小结或上课体会,完全体现不出课程考核所应完成的考查、总结、提高的效果。

也有部分教师为了应付教学管理部门的检查,准备了“标准”的试卷,设置了大量需要背诵的客观题,甚至制定了严谨到刻板的评分要求,以最大限度地做到“公平公正”,同时合乎学校层面的各项规章制度。显然,这种考核方式不仅死板,也是对“艺术”的最大误解。

4 “全媒体时代”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改革方向

在“全媒体时代”,大学公共影视课程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等方面都必须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才能更好地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更符合学生的兴趣特点、知识基础、思维特点,进而完成对学生更有针对性的指导,更有契合度的心灵感染与鼓舞。

4.1 在教学目标中兼顾影视素养的提高和人文素养的提升

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学术艺术教育工作规程》中规定,学校艺术教育的目标是:通过艺术教育,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文化传统和国外的优秀艺术项目,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启迪智慧,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从艺术教育的实践来看,尤其是在“全媒体时代”,《规程》所规定的目标过于宏观和宽泛,部分内容对于当前大学生来说针对性不强,未能体现分层和分类的意识,未能适应新的时代变化以及学生知识结构、文化修养、审美趣味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的影视鉴赏水平、影像创作能力、影评撰写能力,甚至影视文化研究能力;注重挖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培养学生对世界、人生的独特思考角度和表现方式;提升学生对于文化的体察力和对于社会事件的洞察力,最终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

这个新的教学目标,顺应了“全媒体时代”观影更便捷、影像创作更自由的特点,鼓励学生在更富创造性的学习与创作活动中完成各方面能力的提升,并能在更具理论穿透力的哲学思维指引下完成对于影片的鉴赏、现实题材的处理与影像呈现。例如,对于电影赏析类课程,我们就不能满足于提高学生分析影视语言、解读影视语言等专业基础能力,而应该“在正确解读影视语言的前提下,透过表象寻找本质,注重挖掘其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体察多元的社会文化,开阔视野,提升对于文化的体察力和对于社会事件的洞察力,最终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和提升”^[5]。更进一步说,“高校要切实改变目前所存在的重知识、技能,轻做人

的弊端及重功利、轻情感理想的倾向,从传统的知识、技能教育伸展到大学生们的精神世界,更多地注重其理想信念、道德人格和思维方式的教育。”^[6]

4.2 通过模块化课程体系,推动大学公共影视课程之间的渗透与互动

作为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的公共影视课程,它与专业院校的学科型影视课程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模式的差异,也包括课程体系的设计理念、实施方式的形似质异,其中最为显著的差异就是以模块化的课程体系来适应学生的多元化选课需求。

在模块化的课程体系中,复旦大学的影视课程包括电影鉴赏类、电影创作类、电影理论类三大模块,学生可以选修任一模块中的任何一门课程以完成学分的要求,也可以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跨模块选修。模块化的课程体系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不用追求课程之间严密的衔接性,又可以在各自独立的前提下完成相互之间的互动与互补。例如,学生可以通过“微电影编剧的方法与实践”的学习,掌握基础性的编剧知识,然后将微电影剧本交由微影人的自我修养的同学进行拍摄,拍摄完成的作品又可以在“微电影与微时代”“影视剧艺术”课程中供师生进行鉴赏评价。

4.3 加快微电影创作课程的建设步伐

为了呼应时代性的潮流和学生的创作冲动,借助“全媒体时代”提供的技术优势,在大学公共影视课程中开设微电影创作课程的条件已经成熟。当然,这类课程的开设需要得到教务部门的支持才能实现小班化教学、灵活教学的目标。从实际情况出发,复旦大学已开设“微电影编剧的方法与实践”“微影人的自我修养”“微电影与微时代”等课程,3门课程分别侧重微电影编剧、微电影拍摄与制作、微电影的文化分析,从而使学生能接触微电影的各个方面,并有效提升学生的创作水平和思维水平。

4.4 探索更为开放,更具创新意义的教学模式

在“全媒体时代”,开设慕课(在线分享课程)的条件已经具备。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通过课程网站、学校已有的网络课堂等资源,探索在线讨论、在线答疑的新兴教学模式,甚至照顾学生不同层次的学习需求。例如,复旦大学的“影视剧艺术”是一门大课,每个班至少60人。以前,教师很难对“平时成绩”进行评判(教务部门规定必须有不低于30%的平时成绩),但

有了复旦大学自主开发的E-Learning系统之后,教师可以在上面发布作业,也可以组织讨论。而且,这些作业和讨论的内容全班可见。这样,不仅提高了讨论的效率,扩大了交流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教师对于“平时成绩”的评判有了科学的依据。

4.5 探索更开放,更具创造性的考核方式

“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需要重新审视人才评价的原则与标准,应当认真分析当前考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出一套新的考试模式,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和目的性,促进学生的才能和潜能的充分发挥,从而更好地实现人才培养目标。”^[7]在“全媒体时代”,教师要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和目标,设计具有创新意义的考核方式,培养学生的思维开放性、艺术创造力、知识的迁移与创新能力,并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对第二课堂、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产生积极的辐射作用。

当前,复旦大学对于公共影视课程的考核方式,虽然有一个统一的理念指导,但具体的实施方式强调因地制宜。例如,影视理论课程在考核时立足于理论知识的掌握和综合运用,考核方式是开卷或闭卷,但鼓励学生运用影视理论知识去分析一些艺术现象或社会现象,去评价、鉴赏一些影视作品,或者去指导自己的影视创作。至于鉴赏类课程,考核方式是当场放映一部10分钟左右的短片或电影片段,然后让学生在在规定时间内写影评。这种考核方式对学生来说没什么压力,但上课的态度与投入程度仍然会影响影评撰写的质量。至于实践类的课程,要求学生完成一部微电影作品或者一个微电影剧本,但教师要处理好评分标准的规范合理性,同时还要有能力发现抄袭、剽窃等现象。

4.6 “全媒体时代”影视类选修课程应重视网络推广

目前,复旦大学的公共影视课程中只有“影视剧艺术”“微影人的自我修养”建设了独立的课程网站。接下来,教师要积极利用全媒体的优势对课程进行推广,努力为每一门课程建设一个课程网站,通过课程网站将教学大纲、推荐片目、往年试题、往年优秀学生作品、教师代表性影评和影像作品进行汇总和展示;通过各种媒体形式告知学生各门影视课程的层次、梯队,明确难易程度,使处在不同起点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使教学效益得到提高;微电影创作课程的学生作品可以每学期举行一场展映会,邀请创作者和相关师生参与讨论,

并使之成为校园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5 结语

“全媒体时代”所带来的不仅是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也不仅是网络尤其是移动网络的大面积普及,甚至不只是信息爆炸与信息传输的无所不能所带来的知识过度饱和,而是因技术的革新所带来的观念调整与思维方式的变化。可以说,“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人们的互联网思维不断增强,新的媒体方式逐渐取代旧的媒体方式,所以新媒体思维方式在双创型影视传媒人才培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8]

对此,大学公共影视课程可能已经感受到了时代性潮流所带来的压力与机遇,也可能在具体实施层面进行了相应的探索,但这种探索不应是被动的、零散的、表面化的,而就是主动的、全面的、深入的,在一个更为宏观和前瞻性的视角对大学公共影视课程进行更具时代感和现代性的调整与改革,使大学公共影视课程为培养具有独立思

考能力、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21世纪复合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杜莹杰,李婷.全媒体时代下影视流行文化之发展演变[J].学术研究,2014(6):154-158.
- [2] 喻琢,万丽.全媒体环境下高等影视艺术教育的技能缺失及其对策[J].当代教育论坛,2013(4):44-48.
- [3] 王生洪.追求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复旦大学通识教育的探索与实践[J].复旦教育论坛,2006(5):5-10.
- [4] 薛山明.全媒体时代,广播影视传媒的社会责任与职业素养[J].视听,2012(10):33-39.
- [5] 刘丹青.全媒体时代高校影视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初探——以《纪录片分析》课为例[J].艺术教育,2014(2):130-131.
- [6] 万成.大学生创新人格的缺失及塑造[J].人才开发,2007(6):36-37.
- [7] 王静.基于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高校课程考核方式研究[J].学理论,2011(11):298-299.
- [8] 李清.全媒体时代双创型影视传媒人才培养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8(20):163-164.

Status Quo and Countermeasures on Public Film and Television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Era of Omni-media: Taking the Example of Fudan University

GONG Jinping

(Art Center,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omni-media, the abundanc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resources and research materials, the flexibility of teaching ways as well as the maturity of the conditions in making micro-films have made it convenient for the opening of public film and television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it also means that teachers should transform the role from the knowledge carriers to the instructors in the ways of acquiring knowledge, even to the guides and supporters who cultivate talents. In the ligh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film and television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eaching goals should be re-defined to promote the penet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the curriculum by way of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building of micro-film creation curriculum online, reform the teaching modes, and explore a more open and creative assessment method, so as to expand the online promotion of the curriculum and th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with the advantage of omni-media.

Key words: the era of omni-media; public film and television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micro-film creation curriculum; online promotion

(责任校对 钟丽)